

集部

東里續集卷三

明 楊士奇 撰

記

玩易齋記

吾舅氏有賢子壻曰蕭德貢所居在邑東南一舍許桃源之上其地夷曠深廻山遠近環抱爭竒競秀牕戶間可攬而得兩水夾出其所居可以小舟浮游往來又有園林竹樹之勝蓋東南佳境也蕭氏出齊國子祭酒子

雲之裔宋南渡後有貢士諱漢卿者始來居此歷元至今其子孫益衆益富合族而居亡慮數千指而世有厚德為鄉閭所依若其悅詩書崇禮義樂與賢士大夫游而毅然以亢宗為務者德賁其一也前數年延予館塾中德賁好讀易日持一卷就予講說辯難予來京師踰年以書告曰自子之出也吾益謝塵事竝屋南構小齋日居其中以玩吾之易頗若有所得夫易之所有皆示人所由之正導之於安而免之危也人不可一日違易

違易則倀倀乎無所闇明而趨險偭易有不自知矣其道蓋本於天理之自然非出於人智巧之所為是以靜虛神妙廣大精微體無不該用無不通而人用之者贖可以聰矇可以明拙可以知愚可以神人可一日而違易哉吾以玩易名吾齋曷為我記之德貰可謂能言易者矣其得於所玩豈虛哉古之聖人無以尚已若大賢君子如顏孟焉者其於吉凶悔吝之幾進退存亡之道察之審由之當蓋有合乎易矣而究其所素非必皆善

言易太史公書云能行之未必能言豈謂是哉夫人之於道也必明於先而然後由之無弊德黃於易致其明若此將所由無往弗得乎德黃豁達負才具嘗從事秋官有能聲而今退處家食此其出處動靜有合於易歟易之道動而靜靜而復動則今德黃之靜殆復動之本乎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余於德黃有望矣故特記其所言如此且俟徵其所由云

謝氏耕讀軒記

去萬安邑西一舍許曰東山里山水園抱竒秀明悦松竹之林布列森邃車輪馬迹往來喧雜之聲不及而彌望皆沃壤髙者宜麥菽下者宜禾稼泉源出山下散注南北塍四時不竭田無夏旱歲用時登而謝氏世居於其地謝氏之秀者曰敬常温厚雋爽篤志于學每雞鳴夙興率子姪僮僕載畚鍤具耒耜咸往力田所居之東別作小軒蓄古今書甚富稍暇坐其中端志壹慮自易書詩春秋禮樂至諸子百氏之所記載自脩身奉親事

君使民之道無不慱考審思深體而求必行之者曰不廢也因名其軒曰耕讀或有請其故者不應恒自歌曰我黍被原兮我稼盈疇爰樂我耕兮以春以秋時未至兮我何求又歌曰群書兮姬孔之遺晝而誦兮夜以思吾行允蹈兮俟吾時或曰子之志其有希於古徐孺子董邵南者非耶敬常曰聖賢之教學之固將行之也而係於時焉學至矣而時不吾與雖聖賢不能以有為吾學於聖賢者求善吾之身以及於人耳吾非敢昧時焉

吾何希哉未幾敬常領鄉薦上太學歷事憲臺天官今年春授官司 𤄷汀州府既得其時矣夫觀其積知其發觀其窮知其達吾於是可以卜敬常之政矣敬常將之官求記耕讀軒故為之書尚俟他日考其成也

誠意堂記

翰林檢討解縈文夫以其邑熊自誠之子倫謁余曰自誠吾久要其為人吾鄉之人多重之其家有堂名誠意幸一言為之記吾前未識自誠文夫於交際不苟且其

有取乎誠意其子又勉力儒術發身可以知其為人也夫學者之事至乎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謂至矣而身者家國天下之本也身不脩不足與言治平誠意又脩身之本也意不誠不能以脩其身誠意可易言乎哉今有人焉於此將有適也既審其所適之方矣必誠諸心而後其行可至如其既審或怠焉不進或偭焉異趣則所云將有適者偽也偽則惡可以至脩身之道亦若是而已務善去不善必其所發諸心者真實不欺如好好色

惡惡臭而非偽也而然後心之所存無不正身之所行無不善矣故曰脩身之本也古之君子其務諸己也皆若此故動静云為皆合乎天理之大公而發為脩齊治平之功非衆人之所能及矣故曰不可以易言也然其道在己非有待乎外有志乎是者惟勉脩其實而已茍外其實而徒名焉而已亦奚取於此乎吾又聞諸文夫自誠好賢尚士以求師教子為務此其發諸心者善也能實是心於己而益充之將豈特見重其鄉而已自誠

吉水人其居近學宮其子倫今以鄉貢進士居太學預脩永樂大典云

三樂齋記

余讀孟子至三樂而未嘗不愧且感也盖余早失怙賴母氏教育卒之未能效終養之私又獨立無兄弟之親少不聞道不能卓然脩身慎行以蹈於寡過之地無一善可以自庇況能有善以及人者乎夫係之於天非我所能必者雖古聖賢末如之何而聖賢所以得自致者

皆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吾安得無所愧哉而求吾之鄉黨庶幾無所愧感焉者於吾有通家之好曰梁不移先生先生有二子長曰潛次曰混先生敦德務義明於理人之術際皇明熈洽之時則將老矣退築一室郭西柳溪之上與農圃為隣日率其二子治經明道求古聖賢之用心與所以善其身以及乎治家國天下之術二子皆承教唯謹其父母皆喜庶幾見其學之行也先生嘗語之曰吾生無益於時幸見若等之用也吾且

無所恨居數歲混舉明經為瑞州府學訓導明年潛亦取鄉薦訓導蒼溪縣學潛英爽端實混果毅踈達皆確然自重不肯苟且婾合旣並得以所蓄施及於人以樂其父母之心潛未幾擢知四會縣自嶺南至於海濵凡稱賢令者必以梁君為首而瑞之學久弊不脩混教之日益有成其學者多成名以去時先生尚康徤和豫數載壺觴書冊往還二子所察觀其所施設陶然甚適也前江西叅議李思聰與混相好為名其齋居曰三樂且

為大書其楣至是混屬余記之夫惟樂之出乎天者不可必得梁氏父子兄弟其得於天厚矣而又皆能勉於所得自致斯其所由得於天者哉混今陞溧陽縣學教諭駸駸乎其學之及人也潛由四會三遷入翰林為脩撰兼右春坊右賛善朝夕職論思在天子侍近母安人年六十有五先生年六十有六而先生諸孫又皆森然能樂其祖若父之心天之厚於梁氏如此其樂庸有既乎

肅雍堂記

余讀易至家人而知聖人處家之道無以加也葢一家之間有父子焉兄弟焉夫婦焉有内外尊卑貴賤之辨焉過急則殘而傷恩過緩則放而瀆禮故處家之善未有踰於家人之義者也初九曰閑有家閑者防之禮法之謂葢辨長幼之序明男女之分焉二陰而五陽則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以陽居三過乎剛矣然當治内之任與其過柔而嘻嘻則寧過剛而嗃嗃葢惟剛嚴者有以正法明倫而存恩義過柔將廢法亂倫而家隳矣四

以巽陰居正位是能安乎其位巽而無逆保有其家而無敗者也至乎上九家道成矣又必本之威信以為正家久遠之道而凡所以得吉者曰剛嚴而已耳曰得正而已耳所由悔亡者曰防之禮法所由終吝者曰嘻嘻無節也蓋治家嚴肅則正正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分尊卑內外秩然有序粲然有文愉愉怡怡和而不乖而皆本於嚴也故初之有閑以謹其始終之威如以要其成始終一道聖人於家人之義何其

周且備哉吉水周宗垣氏以肅雍名堂其有取於聖人家人之義乎余雖未識之然周氏之秀而賢者如四明通守仲方郡文學仲容黄岡文學公明翰林編脩崇述孟簡皆與往還宗垣之賢余固熟之矣蓋其為人温雅篤厚而治家肅然有威如終吉之義焉公明間告余曰族祖所為名堂固將示法子孫貽久遠之規幸為記之余不能辭也遂為之記

靜庵記

靜庵者永嘉黄思恭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子右春坊大學士淮屬余記之余與淮同寮七年聞先生見於行發於言者熟矣宜遂記余之所聞者先生為人醇謹謙約淡泊無他嗜好所居窓比闤闠闤闠之人旦莫奔走進逐取豐利植厚貲以自雄者比比也先生獨居無聞日閉户焚香取古聖賢之書究而行之曰此在我所當務者其平生故人知友遭遇亨嘉之運往往皆岀攀龍附鳯都髙位享厚禄先生獨守先人之田廬茹淡飲潔

怡怡自足不以為窮曰此在我有命焉其平居教其家之子弟與告其所親愛及鄉人後生俊秀必在乎君子之道曰天下之事物可以惑志而蕩性敗行而危身者多也君子者養其清明純一之德居之以敬持之以誠行之以簡防之以儉然後能禦乎外外禦者雖千駟萬鍾不動焉雖簞食豆羹不慼焉而然後定乎內內定者無處而不中無適而不利夫是之謂君子之道先生素見於行發於言如此非其所取乎靜者歟吾又聞黄故

永嘉醫繆家業儒十數世其祖母劉尤以賢節稱先生之能養其德固有所自哉而今年七十矣赬顔白髮神閒而氣和顧視向之儕輩巋然獨存豈古所謂靜壽者歟而其子顯庸於朝光榮孝養斯皆先生之德之應詩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先生其尚未艾也故因記靜庵而并以壽先生云

緝熙齋記

太醫院御醫蔣用文温雅重厚績學有文雖其官為醫

而其所志業不專在醫也其所存心持身及交游往還皆儒者也於官署之左有小齋焉蓋公退宴閒游息之處名之曰緝熈間屬余為記夫緝熈余與用文皆所當務緝熈者繼繼而光明之者也古之聖賢其學皆本於此況後之學於聖賢者乎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人者其體本湛然清明譬諸鑑與水也然或有時蝕焉而蔽汩焉而昏而皆非其本然非其本然則其所昏蔽固可以復明之也學者亦求復其本然者耳蓋上智

以降鮮無汨蝕之患而君子知其本然者未嘗息也故必致夫操存省察之功自不睹不聞至於應事接物必由乎本然之正而不敢違且忽以求復其清明之體既復明之又常持不息之誠而所不敢違且忽者雖須史毫釐靡不皆然雖少壯至老至于啟手啟足靡不皆然斯其所明者愈明而造乎極矣此之謂繼繼而光明之也吾與用文固飫聞而素知矣然豈知之為難哉知而克由之者難也古之聖賢知其難也至於盤鑑几席觴

豆刀劍凡身之所常接者莫不有銘所以警不忘而致力於由之也況吾宴閒游息之處而獨無所著警可乎用文有志古學固宜惓惓於此雖然有要道焉先儒曰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則一於動静始終自然繼繼而光明矣頤與用文共事於斯故為之記而致交儆之意云

厚敬堂記

西昌陳雍年甚少温厚信慎居家有孝弟之行為邑校弟子員知務於學方朝廷廣名文學之士纂脩永樂大

典又簡求能書者以職繕寫於是邑大夫舉雍應詔在京師數年早作而莫息斯須之暇其心未嘗不在親側當是時其父敬賢年始五十母劉四十有五皆康寧豫適又有四弟其二已成立克任奉養之事雍終不以是而忘其惓惓之私翰林脩撰王君直憫其意且欲進之於道也取記禮之言名其奉親之堂曰厚敬雍求余一言為記嗚呼雍可以為孝王君可謂愛人以德者已夫人在其父母之側昏定晨省冬温夏凊愉愉焉起居奉

侍之際無非至樂一旦有不得已去而適遠越寒暑隔音問天性所鍾至愛不忘宜何如其情此雍之所以為惓惓者也然君子敦愛崇禮不以偏廢盖深愛易至於狎狎將流於無别崇禮所以别之也崇禮之實敬焉而已子游之賢聖人猶以是防之而況後之學者不務於是可乎善乎王君之愛人也而吾因王君之意又有以進雍者夫君子在適其親之心焉耳吾之心本乎吾親一出言不敢忘吾親斯言無不敬一舉足不敢忘吾親

斯行無不敬敬言行以淑其身而無辱焉此孝之大節也夫如是吾雖不獲服勤奉養而吾親之心適焉其為厚敬孰大乎是雍其勉哉雍字仲京王君與余皆其同里人故愛顧之意無以異也

承訓堂記

西昌曾夢淛始為太學生在京師求余作承訓堂記其言曰先大父有子男二人長者家父次者叔父逺升大父居常誨之以脩德行義務君子之行至於没也召家

父兄弟復申平素之訓曰若等必勉之未幾叔父又沒家父拳拳朝夕重風木之永感耿遺訓之如新作堂名之曰承訓著不忘也家父時舉先訓以教夢淛兄弟則未嘗不愴然而流涕焉余聞而諾之然未有以復也屬夢淛之父又沒夢淛將歸衰絰踵門泣而請曰此非不肖言文時惟是家父素志不敢不勉強終事且欲使不肖之兄弟皆不敢忘也余為之咨嗟嘆曰人之恒情凡有所蓄未嘗不欲傳遺其子至獨以明德善行為可貴

重而欲傳遺之者非智者不及也然有啟之於前而無承之於後斯亦徒然也已有如曾氏之善遺厥子若孫存之於心不忘可謂難矣夫道著之心必見之於行譬諸璞玉受之於人韞櫝藏焉而不為器用孰知其重寶哉此又夢淵兄弟之不忘者所當務也余與夢淵同邑其大父字以觀好德樂善邑人老長多能言之其父字允升余嘗識之其謹謹於先訓如此盖為人可知矣堂若干楹在邑南五十里南溪之上曾氏累世居其處云

敬同堂記

敬同堂者尚寶司丞山東張信奉親之堂取孝經資父事君之義名之以自警也求余為之記夫天至尊也包含徧覆而萬物無不資之以生者其德至大也人之倫凡所尊莫加乎君與親也而我資之以生資之以養君親之德實配天而益加切夫其尊同其德同則所以事之者亦同故事君親猶事天事天猶事君親持其齋莊誠一之心不二不息表裏始終一致也是謂之敬同而

爲臣爲子一本於此然後所存者正所履者實而忠孝之道立故忠孝一本也傳曰孝者所以事君又曰不忠非孝故世之求忠臣者往往於孝子之門自先王之教不明學者不知一本於是有偏於此者或遺於彼不能以兼盡焉夫倍親適君非人情而一志乎養不仕以爲高者亦過矣信之名堂可謂知所務哉吾聞信蚤失怙兄義任旗手衛千戶雖信自少至壯從事軍旅之間而平居孝弟之行能爲人所難者母嘗病劇醫不能治皆

引去信露禱北辰刲股煮粥以進母食之良愈事聞天子嘉其誠孝詔旌其門擢為尚寶司丞恩至隆矣而信入焉事親出焉事君兢兢夙夜恒懼弗任無以稱德意而貽憂其親職務之暇手一編遇先生儒者質疑請益有所得躍躍以喜夫人之於道誠好之不厭為之不畫未有不至者信由是焉益勤不懈誠於中而力於行將身立名著豈獨其親之華於國家榮命不有耀乎信勉之哉使人之登斯堂也皆嘆曰是不徒名焉而已豈不

踰歟以是為記且俟徵於後日云

素行軒記

彥素吾家率齋先生六世孫先生在宋與其弟岫雲益齋兩先生皆舉漕貢皆授登仕郎鄉人榮之稱三登仕家三登仕之後世蕃衍盛大貲産殷富儗古封君第宅臺榭之閎壯甲於州里詩書行義之茂藹然鄒魯之風也可謂盛矣元季兵亂向之盛者一旦淪謝殆盡豈消長興壞固自有定數耶抑亦相因之理哉我國家弘靖

海宇涵育生息未幾槁者復蘇仆者復起蓋際乎循環
復治之運矣於是時彦素去邑東南兩舍所得山水田
園之勝而居之躬勤耕稼仰給公賦之餘寒暑朝夕之
需足以自資安其分而無所外慕閒暇讀書教子足以
自樂闢一軒為游息之所取子思子中庸之㫖名之曰
素行可以觀其志矣間來京師求余記之素行之㫖見
於先大儒之論説深切著明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奚容
復置喙哉亦見水之行乎於溪澗而達焉至於湖江而

達焉至於海而達焉盖本之深厚有以充之矣茍無其本溝澮之暫盈其涸可立而待矣素行有道也道充於已而然後隨吾身之所寓為吾分之當然無往而不達矣而致道在學所以博夫義理之趣備夫體用之全涵養純熟而道具於我矣此素行之本也茍無其本能行於富貴或不能於貧賤而況於夷狄患難況無入而不自得哉勉哉彥素亦致力於本乎誠一志乎内未有不至焉者傳曰必復其始吾所為望於子者遠矣而亦必

自素行始彥素勗哉是為記

賜榮堂記

皇上既正大統深惟治本詔科舉取士永樂甲申大比

上親策得士四百七十人將大其器業既命廿九人就

學禁林餘悉命歸進學以次起而用之丙戌又大比上

親策得士二百人命歸進學如甲申賜勑諭寵勵之筠

潛溴彥鵬時賜同進士出身既歸江西憲副張壽采勑

諭之言名其堂曰賜榮於是筠人往來瞻望舉手加額

歆羨嘖嘖謂國家之寵恩潜氏之遭遇皆非常之盛也又三年滇起為監察御史益久有能名間求予文記賜榮之堂余伏讀勑諭作而歎曰國家於經術士何其待之優而養之厚哉養之厚者望之深望之深者任之重南山之木不及其出雲霧干霄漢而用之幸而材也中夫榱桷棖臬而已棟明堂柱清廟有不足以任焉隆古建學育材其法莫備於成周士由十五入太學至四十充積涵養之深道明而德立可以用矣而必論之於鄉

論之於司徒於樂正於司馬考擇精審然後告于王而論之官馬故當時布列在位其才備德充皆髦譽之士臺萊之君子而周之鴻業所以長於唐虞三代之際也我國家教學科舉之法皆祖述成周士之出也益久益盛矣皇上惓惓作成賢才之德意如天地之化曲成萬物必使之生長榮遂而底于成者固望其出而輔建太平萬年之盛業以為國家之光而豈獨閭里之榮也且士生千載一遇甄陶聖澤固當攄竭所蘊秉誠盡節以

報效於無窮使聲聞亦焕焉於無窮豈徒榮之於一時哉君子事上務乎遠者大者使天下後世共榮之曰國家待士之厚如此士之不辱恩遇如此不其盛歟彦鵬其有以自奮哉

新齋記

西昌郭彦鉉名其游息之所曰新齋嘗得脩撰梁潛為文記之新之義悉矣以余交最故也又屬記焉彦鉉天性孝友有端潔之行超卓之見時出議論輒屈其儕輩

嘗棹扁舟沿豫章下彭蠡過彭澤縣想陶元亮之為人又浮江入吴登闔閭之城訪范文正公故居慨然有四方之志既而循苕溪上天目山一覽龍飛鳳舞之竒遂造淛江亭弔胥濤悲歌慨慷而歸由是益從事乎聖賢之學與二三同志講說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之道而力行之嘗曰古之聖賢自非生知未有不以絕私欲復天理為務故湯武猶出於反之之功顔子猶從事於克己復禮而後至乎聖賢之地惟世之知者求進乎是昧者

舍此而日下矣不見縞之為白乎本然之質惡有所病也居之者弗愛焉旦旦而塵之久則�然變矣視初之質不謂其二物乎誠欲濯洗以還其本然之質非致精其術百倍其力不可也昧者之日下何以異縞之黕然也夫物喪其所可貴則亦棄焉而已人而可以論其棄者乎吾幸知明於此而世之人弗悉知也而吾弗以告焉是猶吾棄之也不仁孰甚哉於是日引族人子弟與比閭鄉黨之秀者授學齋中使日浸漬乎其說屬其時

邑大夫祗受上命隆學政聞彥鉉之善教也請以為鄉校師彥鉉亦樂然自任不辭居數歲鄉校之士經彥鉉之教者與賔興列官爵蓋濟濟焉盛矣夫不得於道不可以善行不端於已不可以淑人彥鉉所以成乎人者如此其行已可見也余故為之記使游於是者即此以知先生又知夫學之道當如是焉耳

敬義堂記

去蕪州郡西百二十里有山曰包山一曰夫椒山在太

湖中山水之明秀物產之殷富據三吳之勝民散處其間皆有以遂其生而樂其志有徐氏者吳故家族衆有惇睦之行世襲有詩書之雅以好禮聞於鄉而以敬義名其堂余聞而歎曰賢乎哉其有志於君子之學歟君子小人吉凶之分天理人欲焉耳君子之學必在於消人欲存天理而聖人示其要於學者則必本諸其心蓋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如其心放焉或出或入或存或亡則人欲日長而天理日微故學者常使其靜

專純一而無動靜始終之間必務操存涵養久而虛明湛然而仁義禮智之具於吾心者吾得以究而極之而隨事汎應有以適乎當然之則而無非天理之公矣天理全而人欲滅學之至也故主敬以立本集義所以進乎學也誠之於已若是功有不極其至者乎自古之聖人所立教以及乎濂洛關閩諸大儒所講授具在成書後之學者讀其書服其教皆得以深體而力行之也然而鮮矣若其所居起處有適講習有資誠用其志於此

未有不至焉者也觀於徐氏名堂以自儆於旦夕食息之頃其志可尚矣而亦豈以自益其身哉堂之中諸子孫曾繼繼而居也使因其名而思先人所以自脩而訓後者以自進焉徐氏必有自此而興者乎至是徐氏屬其姻王福者介中書舍人張謙求記敬義堂不得辭堂作於徐廷桂甫名敬義者取師尚父丹書與孔子賛易之旨廷桂甫没七年矣子燿重父之志求為之記永樂甲辰正月乙巳云

雷岡康氏餘慶樓記

泰和縣西雷岡康氏世有厚德至宗順尤謹謹持善行家益饒裕好施予克庇卹其鄉之人嘗作樓若干楹東望大江東北枕玉龍武姥諸山而朝山高霄諸峯連亘於其西北樓之上高爽宏深取易坤文言之語額之曰餘慶宗順嘗語其子若孫曰今吾年踰五十矣顧吾所以得優游田里有居處之安服食之供而無橫逆之加以遂為太平幸民者豈己之力哉自吾之先世脩忠厚

務播植者非一日之積至於吾坐享其斂穫之利吾惟是兢兢焉蒙其利其不敢忽忘思其所樹而嘗顧培厚之此吾之志也時前國子學録蕭執先生為文記之未幾宗順卒又未幾樓燬于兵宗順之子仲恭拳拳惟其先志是敬是承爰即故址一視舊規復為樓若干楹而仍揭其舊額將以永示後之人者今年在京師告余曰樓重作未有記也願以屬子且悉語之故曰惟先君子藉前人之休先益勤封植以施及於我俾承聖天子之

寵命以佐二千石統理一郡我其敢不孜孜夙夜追惟厥勤敬其所遺以圖益厚其本大其緒以貽于後之人此仲恭之志也予嘗聞天之所佑者善也善之能感者誠誠之從出者心也人之心誠於為善積久而不已則福降之康氏之上世以于仲恭其必皆由於此哉不由於此而願乎福猶所謂欲適越而北其轅必不可濟矣然則仲恭之後人願繼其祖父之志以遂延其福者宜永視於此不忘仲恭質直和易謙慎而有材今擢受同

知梧州樓重作於洪武辛丑十月記作於永樂乙酉九月云

東里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四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東里續集卷四

明 楊士奇 撰

記

雙溪清趣軒記

雙溪清趣軒者廬陵劉子政甫之所居也雙溪在廬陵城北一舍許溪兩源夾出清泠澄澈可鑒可湘可漱可濯淺可揭而涉深可舟而游也溪之上山遠近環遶連青疊翠雲霞烟靄朝霽夕陰舒斂變化不可殫狀又有

平原沃壤可稼可蔬而林木森邃葩卉映照禽鳥之聲四時不一蓋軒中畢得之劉氏始自安成來徙於此世業儒術逮子政甫少孤能自樹立持身飭行至壯至老如一日尊其子弟皆勉於善躬勤耕稼寒暑旦暮之需皆有所出公賦力役之征各有所任平居閒暇少長咸集軒中講論經史辯析義利或與故人賓客尊俎吟咏消揺懊若將終其身焉豈非天民至樂者哉世之人其所樂不同盖各因其志也窮者志乎通賤者志乎貴志

而得焉乃樂也惟處乎山林泉石之間茹淡飲清安貧忘賤自足而樂者非幽貞絕俗志之素定者不能子政甫其志之素定者乎士誠足乎內不累乎外則雖窮閻蔀屋簞食豆羹無不可樂苟無諸內徒汲汲乎外雖有玄佩朱組千駟萬鍾將其終日膠膠擾擾之不暇而暇於樂乎子思曰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政甫必志於此乎子政甫春秋益高而樂善之志愈篤其弟太常博士履節其子翰林庶吉士孟鐸皆

發身進士與余游是以子政甫屬余為文記其軒遂為之書

曾氏耕讀軒記

曾氏泰和著姓余家與之有連異時鷗江先生文學行義名重一邑傳道先生以易經為學者所宗所著書有易變通四書類辯庸學標註官至紹興路照磨後遇亂死王事余猶及侍原反先生先生先宜人舅氏也秀眉廣額面潔白如玉雪儀觀偉然至今鄉人學子傳其文

章翰墨景仰前脩於乎其可復得哉能濟鷗江先生四世孫傳道原友兩先生從孫也不見幾二十年今年過京師訪予晤言勞苦之外追思丱角時久成堂相聚狎嬉不覺惘然無幾將復别去求余記其家耕讀軒告余曰能濟不幸蚤失怙不克自振以紹前人聲光又貧不獲已歲僕僕江湖逐什一之利以為仰事俯畜之資非其志也數年徙家邑西金灘之上有少園田可以致力耕稼取足寒暑朝夕之需無意外之虞構數椽之室以

居無喧雜聲閙暇可以潛心載籍稽考古人之事而躬行之以此求償其素志願得一言記之且以自勗夫人之所為可貴者謂能以道善身也而道非學不明焉為學而有以自養無衣食之慮泊乎其内得以一其志焉學庶幾乎易成也自養者一皆出乎已之力尢古人所重觀能濟之志與其所務其庶幾乎雖然古之人不云乎顧力行者何如夫耕而不力雖有豐歲無所獲也學而不力雖有令質無所成也若是非徒志之謂哉孔子曰

欲及時也此自力之謂矣以是為記頋勗焉

承訓齋記

承訓齋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重慶蹇公長子英

藏脩之居也英朝夕侍公聞公之訓退而恐或忘焉此

齋之所以名也間請余為文記之夫公所以愛英而教

之凡於明善誠身之方宜至備矣余何言世之人愛其

子諄諄而訓之固望其能敬承佩服不惌不遺然藐焉

聽之忽焉亡之如授簡無幾而遂失者盖有之矣英惓

惓書而揭之以著儆於閒居獨處之際其能知所重而顒顒於心矣乎既知之必將行之知而不行猶未知也譬夫將有適而問道於人也既告之以山川之所表遂路之所出熟之於耳而識之於心矣然未嘗舟而趍車而赴也亦徒知而已故學者之於道必務力行以求至焉最哉英也安意以受之致力以行之庶乎不負公之訓矣抑吾聞身之為訓有切乎言之訓者子亦觀於公之躬行者乎其敦厚周慎表裏一致歷仕三十年謹謹

守法未嘗縱越蓋其忠實不欺得之魯簡肅不爲傷人害物得之李文正至於張忠定之不飭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則公兼而有之也公之躬行如此凡欲安利其身不愿其名者猶將視效況於其子者乎詩不云乎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英承公之訓法公之行由是進而求之於古聖賢勉勉不已子所至其可量乎勗哉英也不然徒名焉以號於衆而已非公愛其子之意亦非子自愛其身之道也英勗之哉是爲

記

具慶堂記

左春坊左賛善陳君仲完致其同郡林汝澄之意求記其家之具慶堂賛善君之言曰林世家閩邑方山之下其父昌朝甫今春秋若干母陳氏春秋若干皆康寧豫適汝澄篤於事親得以致其愛敬之誠此堂之所以名也余聞而歎曰此人生之盛福至樂而何其見於世者少也世盖有得事其父或不得事其母得事其母或不

得事其父又不幸則皆不得事焉又有得事於貧窶之時而不得事於豐豫之日重不幸者則皆未嘗得事於一日焉凡天下可欲之事無不可以智力得惟此非人之所能必得也有其得焉者不謂之盛福矣乎然養親有其資而事親非得其道雖可以為福而未可以為樂也吾又聞諸贊善君林氏邑望族世篤於行而裕於貲汝澄涵濡承藉於家宜其事親得致夫愛敬而樂也况今遭逢盛世汝澄以材舉歷事京師三年當授官矣而

以需次歸其弟方弱冠篤志學問兄弟所以樂其親者不又有出乎服勞奉養之外者歟君子之樂親其道固大矣敬其身而行之内敦於宗族外厚於鄉黨上忠於君下仁於民皆本於事親之道而推之以是而樂其親樂豈有涯哉吾羡林氏之福而嘉汝澄能樂其親又重贊善君為之請也故既為記之而又有以進之云

芝軒記

上天仁愛下民爰簡明聖為之君師而必生賢智為之

輔俾助益其教養斯民之事其誠有以當天之意則福之佑之又見諸禎祥以昭夫天人感通之實焉而禎祥之出有為上焉者有為下焉者陶唐景星之紀有虞慶雲之歌成周嘉禾之書皆堯舜成王之德之應也若下之人孝友仁厚慈儉之德發於身著於家而見諸動植之祥者代皆有之矧為輔臣其所任者國家天下之務而為之克盡乎誠弗違乎天有不見諸感通者乎故位與德雖有崇庳小大之異而感應之理一也皇上以天

德居天位一惟天之道以覆育斯民仁恩所被淪浹海宇如景星慶雲嘉禾諸福之祥駢臻而疊應盖同符堯舜成王之格天者也國家養民付諸戶部教民付諸禮部上臨御之初首擢胡公濙為禮部尚書公夙夜顓顓於所典三禮明五教脩制度懐夷裔靡不盡其心而得其理繼奉命兼戶部又夙夜顓顓洛民生之休慼商國用之出入亦皆為之盡其心得其理矣盖公忠厚惻怛小心悃欵孜孜仡仡惟宗社生民為心知之必言言之

必盡而沈潜愼密未嘗一見聲色其才量與其存心溫然賢臣君子也上既特為公新作禮部公於後寢之左別作室四楹明爽靚幽旦夕治事畢燕居獨處順精神思政理必在於此一日室之中直公坐榻之前甃甓隱起翼旦起益崇發之得芝其從近尺衡半之厚寸之半瑩白如雪如脂肪文理密緻聞者咸往觀焉曰此玉芝也最後少師蹇公偕僕往觀少師公名其室曰芝軒顧僕曰子宜為記因稽瑞牒有赤芝紫芝金芝玉芝五色

芝而玉芝五色芝世不恒有信瑞物也凡植物皆根柢也而瑞物根於和氣之凝惟仁德可以凝和蓋造化者為德而産也公致誠於事上愛民所係重且大非一身一家之比也則夫不恒有之瑞而出於公獨處思政之居此豈偶然之故哉故不可以無記雖然公今精神彊固拳志愈篤好德愈茂其及於人非止此也則造化者之嘉應亦豈止此僕雖老且衰庶幾猶及見之公字源潔世家毗陵宋文恭公宿之後孝友忠信由進士累官

都給事中禮部左侍郎兼國子祭酒進 尚書歷事三聖
三十有餘年敬慎如一日上嘗親製文曰清和恭靖命
範白金為圖書賜之盖知其德善尤深云芝生於宣德
八年九月記作於明年四月記者榮禄大夫少傅兵部
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也

綵繡堂記

吉水胡元節年未壯舉進士擢官監察御史時二親具
慶其寮之友榮之取杜少陵入奏行之語名其奉親之

堂曰綵繡後四年起陞廣西按察使是時其父敬方先生已捐館獨奉母淑人就禄以養而寮之友復榮之以綵繡名其堂於是元節求為之記夫養而得禄仕而得行其志皆人之所欲也禄養者以其官共子職也仕者率局於位不得輙出位有所問有所言惟任風紀者無所不得問不得言而其志行焉斯二者人固欲之而豈可以必得得之而以謂榮也固宜如又兼得之雖以謂至榮可也余交游胡氏父子之間而相知有素凡敬方

先生所為愛其子及元節所為愛其身者具有在也豈曰徒榮而已先生於其子盖顧之以古人之道脩諸身而達諸用事君也必致乎忠涖民也必致乎愛以至凡所施無不一由於道也元節之存諸心行諸躬者盖亦惟君子之道不敢茍有怠忽而懼辱其親也故其為御史也持已以嚴用法以平而有清謹忠厚之譽焉既受命署都察院其譽益流以閎而在廣西今三年明乎為治之大體綱紀肅焉畏愛行焉人鮮有不服之者非其

由於君子之道本於先生之愛而致然歟蓋惟道之行足以榮其身及其親且聞於遠也如元節繼今恒由斯道政益行功益懋而使人謂胡先生有子其賢如此朝廷有風紀之臣其賢如此相與譽道之於無已者豈獨親之榮固國家之光也豈曰徒榮而已哉遂書以為記而俟其成焉

望雲樓記

山西臨縣高惟明既喪其父母作樓面所塋處旦夕登

望以泄其永慕之情而名其樓曰望雲介國子監丞張緝熙求為之書余雅未識惟明監丞為人廉其所與宜有徵矣夫父母吾身之所自出也至愛孰加焉聖人知其然也故事親之禮晨省而昏定出告而反面朝夕出入不違其親固本於人情矣夫生事之如此其既沒也至愛之情有能遂已乎昔之人於其配其子之沒而至愛之不能已猶有作臺觀以望焉者矧於父母乎哉惟明之為斯樓固天理在人心不容已矣惟明自太學生

授衢州府通判改太僕寺丞今為濟南知府吾聞其所至能愛民亦其愛親之心之所推乎然吾所遇仁人孝子之不忘其親而以望雲名所居者不可數計非天理民彝之正人心之所同者乎望雲本狄梁公事公有唐忠臣其忠本孝之所推其孝則因忠而愈著也夫君與親其德同其尊同欲盡心於親而不及則求盡於君初非二途也後世誠欲希梁公之事曷亦究公之所立哉惟明荷國厚恩致位如古諸侯盖夙夜圖惟效報之時

也故余因書斯樓又進之於忠君之道忠君爲孝之大端也將有徵其成而大書者矣惟明勉之

康氏重慶堂記

去泰和城西五里所曰文溪文溪之上原田曠衍四時禾黍麥菽之藝不絶而三顧天柱武姥玉華諸山如屛如戟環列四向龍河之紆徐贑江之閎壯駢帶于前葢近郭佳勝也康氏世居其上族繁夥接屋而居其人皆俊爽通辯負邁往之氣仲升其一也仲升始生數日喪

其母氏父思中以事謫戍萬里外寘仲升而去祖母劉宋進士簡子之裔也躬勤保育之稍長矣俾後季父思誠無幾思誠復以事謫戍萬里外又寘之而去仲升終賴劉教育底于成立以有妻子興家於饒裕今年餘三十矣一時宗戚長老凋落無遺而劉氏春秋八十餘巋然獨無恙仲升恒自幸喜以為私家之慶然念二父在遠徼朝夕縻於祖母之養不能往省奉斯須之樂而向之同謫戍者淪落不作不知當幾人矣心恒耿耿也一

旦二父皆以不任罷歸齊民一家之中於是行者復幼者壯老者康祖孫父子懽聚怡怡仲升重以為家之慶也乃作新堂奉祖母及其二父顏之曰重慶志幸也以書來京師請文為記余惟天下可欲之事凡出乎人者無不可以力取惟出於天者不可必得天蓋不容以偽為也天人感應之際明矣有人於此忠厚和平恭慎慈儉而行之以至誠久而不已未有不蒙福者蓋天之所應也仲升之重慶亦天乎哉抑豈累世所積哉夫庭列

之樹彌茂非一日之積也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一旦截焉弗繼或牛羊斧斤又從而侵之則其所謂彌茂者亦已矣仲升繼今因其積而益加厚焉將慶之所集吾見愈衍而未艾也故為記之使勉焉永樂壬午二月記

敬樂堂記

敬樂堂者桃源蕭安正甫之子事親之堂也君子謂事親者居致乎敬養致乎樂此堂之所以名也桃源在泰和東南四十里蕭氏自宋貢士漢卿始居於此至于今

安正甫若干世矣安正甫好學博古論議魁偉而脩飭

整潔脩然塵表也其所交皆當時名卿大夫道德文藝

之士論者謂其有淩雲之韻名所居曰淩雲軒名卿大

夫道德文藝之士作為文章稱述之甚富也而於今七

十餘矣頳顔華髮高風逸致回視一時儕輩不幾於魯

靈光巋然獨存而合族而居數千指惟安正甫年德俱

高有子五人皆恂恂雅飭率履於善平居謹事親之禮

至於行已接人無所不慎恐貽憂其親總為子之道以

是安正甫悵乎心無違乎志樂乎內無虞乎外超然與天游有以自得也自教道不明人知事親者豐於養或簡於敬敬於親或不能敬其身能敬其身斯其言行無倍於道而有以植乎福慶之本矣此親之所以樂也蕭氏之名堂庶幾其可徵乎余自髫丱時從先生長者之側識安正甫前十年館于蕭氏塾又交其諸子其子今存者德賛德剛德聚德雍而德聚來京師求記亦以余相知之久也故推本為之書云

深陽縣儒學重脩大成殿記

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教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于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即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撥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鴻範也皇上繼承大統益崇孔子之

道以治教天下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又詔有司治曲阜廟蓋自漢以來崇禮先師極盛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由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

起為何如哉溧陽縣故為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國初林公慶知州事乃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漱壞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妥明靈副德意於是積俸廩節百費以謀更新而訓導陳余適來議盖克恊乃白之縣令丞簿曰此吾職也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皆曰此非以圖善吾民乎柰何吾坐視自逸即皆自言願有助也本之以其情言於朝從之於是自其以下各隨力出私帑作大成殿若干楹易故以

新工良材堅高敞弘麗加于舊規又新作夫子四配十哲像踰年以成由是歲春秋邑長貳學官諸生奉詔行禮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罔或踰越退而歛焉敬脩所學以求無作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諸生來請書其成夫受命有政教之寄而能究知本源之意相與殫力一心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謂不忝而為民父兄於斯舉奮起趨事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矣皆可

書也是役也肇於永樂庚寅其月明年六月竣事經始者本之𢀡成以家艱去代本之者陳余及訓導某皆與相力故具書之其耆民之與力者若干人書之碑陰嗚呼後之受政教之寄於斯為民父凡於斯者可以觀矣

忠孝堂記

忠孝人道大端而百行之首也人之倫五莫大於君與親古之人有言事君如事天事親如事天君親之尊與天等也忠者所以事乎君孝者所以事乎親忠孝脩而

後人道立世道平故聖人所以為教學者所以為學必在於此夫上天生人賦之五性而忠孝具矣非有待於外也故君子者必求諸已而惇行之太師英國張公有見乎是而名其燕居之堂曰忠孝用朝夕自勵卓哉乎其志也公事太宗皇帝於潛邸翼龍興之運南征北伐勲庸赫奕歷事四聖爵崇上公位躋元佐祿秩日進恭謹日嚴四十餘年靡間毫髪確乎大臣君子之心也公之先王秉志端恪識慮高遠奮忠勇死國難配享廟廷

垂光簡册而公繼述之志顒顒有在太夫人惇德樂善
明於慈訓方今春秋踰八望九壽禄康寧諸福咸備而
公奉養婉愉惓惓愛日懿乎仁人孝子之心也然猶歉
焉不以自足必見諸名堂自警非卓乎其志者歟古謂
孝者所以事君又謂事君不忠非孝盖忠孝一道也凡
人非父弗生非君弗食忠孝在人譬若車之兩輪不可
闕一矧身受國家重寄而冠冕百僚者乎雖然君子之
所以立德立功亦惟其誠而已誠者貫表裏始終而一

之者也惟誠斯德建功立愈逺而道愈光此君子誠之為貴也士竒與公同朝久前後陪公在史舘七八年葢悉公所存之學間承屬記忠孝堂故請以是復焉

翰墨林記

永嘉謝璟庭循清雅絶俗之士也敬言行如處女務義而有識不慕榮不干譽家無餘貲而常充焉有自足之意知學問喜賦詩時吟咏自適有邀之為山水之遊者忻然赴之或數日忘返所與交皆賢士君子庭循善畫

初師陳汞起汞起元張師夔髙第洪武初有盛名兩浙清介凛然不茍接人識庭循於總角特愛重之一經指授輙得其妙處汞起亦傾寫底裏庭循遂馳名於時永樂中召在禁近宣宗皇帝妙繪事天機神發不假於學供奉之臣特奬重庭循萬幾之暇恒侍左右間承顧問率以直對上嘉其誠屢書御製詩賜之及有金幣衣服之賜再進官錦衣衛千戸盖授近職使食其禄也庭循益執謙虚不倚為榮退恒杜門謹守雖其中確然而外

未嘗一毫忤物所居深邃閒爽森列唐宋以來法書名畫造之者如衆寳在目應接不暇有欲得者聽持去無所靳惜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者庭循有焉庭循素善余嘗間壁而處者累年所居故號米家船余以翰墨林易之庭循達者也凡世間奇絶珍秘之玩豈其長存雖王逸少顧長康之跡皆神品也歴數百年後即磨滅且盡況其次者乎獨其行事因文字以傳者雖千歲之遠猶一日也昔蘓文忠公記石氏畫苑特著其為人故

吾於翰墨林取以為法焉

萬玉潭草亭記

客有至自三山者余諏之曰海邦丘園巖谷之間豈無高尚遠蹈而未出者可得聞乎曰有之然亦寡矣出福州城百里外有溪曰義溪溪之上有文筆石鼓岱頂諸山皆奇秀又有泉石林木之勝幽人澹士之所樂也有君子曰陳周仲昌嗜學問通魯史明隱公以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夫聖人尊王抑霸之旨然不數與人言

好為詩時有所作吟咏自怡耳非其人弗友非其義弗
取飲清茹淡翛翛乎埃𡏖之外也所居石潭之上有竹
數萬挺作草亭其中題曰萬玉潭草亭水光澄明林影
森邃情與景會四時雖殊雅趣不絶仲昌嘗倚竹而歌
曰脩竹兮青青中虚兮外直素節兮貞姿寒暑兮一色
冷冷風兮朝夕余舍之兮焉適又嘗臨水歌曰湛淵兮
渟渟澹静兮泓澄渺微波兮不興涵天光兮容與恒皎
潔兮鏡平聊適我兮性靈國風所詠考槃碩人仲昌殆

近之哉比年仲昌用子貴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然自是益歛跡不出深居草亭之下若將終身焉者余聞客言歎曰仲昌可為清貞之士哉蓋昔人以竹比玉君子之德亦比於玉止水湛然則明德之喻也仲昌之適乎此其固專務諸内歟豈外物者所能動之哉客去以余言告仲昌之子叔剛明日叔剛詣余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荷先生知家君幸書所與客言者畀歸為草亭榮叔剛永樂十九年余考禮部會試時所奏進士由監察御

史再陞翰林侍讀同在館閣十餘年為人温恭端靖蓋

仲昌德之成於家者也

姚氏祠堂記

工科給事中姚銑間詣余請曰先世自光州至固始從

閩族益蕃更五季之亂譜亡無傳今所知者宋紹興中

國子祭酒子材始家侯官遂世為侯官人子孫歲時展

祭酒墓至於今不廢然莫詳祭酒於今為幾世蓋更宋

元之亂譜又亡矣銑七歲初入小學先考君訓之曰吾

蚤孤艱窶子子獨立以共養老母曁汝母來歸吾賴賢內助而家稍殖惟汝母之能孝也於薦祭奉養咸秉誠相余不幸吾母棄背汝母今復去世所以成家奉先者在吾汝不圖惟務學植身以效助予言已泣下霑襟銑記憶先君之訓不敢失墜也時先君方作譜牒既成以授銑又訓之曰宗無譜斯昧本矣吾宗先譜蓋不復可尋究此特據吾所知者錄之尊祖睦族人道之大端汝勉之哉然吾有大關焉先世故有祠堂及祀田歷兵革

皆廢矣非祠何以妥先靈而致追遠之誠此吾寢食所不遑寧處者也汝勉效助焉時地陿隘不足為先君病且革顧銑言必成吾志嗚呼先君奄棄孤矣惟所遺命孤者賴先君之靈今祠幸苟完盖拓先廬之側得亢爽地從三十步衡如之有羸三倍焉為堂二十八楹為後寢及庋遺書祭器之室於寢左右凡二十楹繚以周垣歲時行事儀物約用朱文公所制顧執事矜之特書其成庶幾先君之志不泯於後世而姚氏永有賴焉余聞

而歎曰此王化所關士行所始也祠堂本於文公念人子皆有追遠報本之心而行禮亦必有其所故約古而爲之制其視古葢簡矣然世士大夫家雖有禄者能遵用之已鮮豈其智與力有弗逮歟孝哉乎姚君布衣食貧而惓惓此心將沒猶顧命其子不已銑心父之心卒成厥志於既沒之後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銑可爲能繼矣禮先祖有善而不知弗明知而弗傳不仁銑克知克傳矣大雅云孝子不匱吾於姚氏見之故敬爲之

書其考諱忠字用恕其孝如此他行可知没於宣德五年祠作於七年銑由進士擢官近侍温雅清慎蓋復振其宗者也

金溪精舍記

泰和縣之東四十里章江之濵曰金溪溪之上有大姓曰劉氏前二百年劉氏資産之充文獻之盛為邑東之望元初有號金溪先生者清德博學為縉紳君子所重於先曽祖待制　公莫逆交遂相與為婚姻家金溪之孫

思敬先生之配先考少傅公同産姊士奇少孤思敬先生與姑氏嘗誨之使知其先世以圖無忝士奇謹識之既而獲聞金溪先生之德之槩先生藏脩之居名金溪精舍其子若孫旦暮侍左右恒語之曰吾之先累累以德義傳續為積善之宗為鄉之表不徒以資也若等必務學以明善誠身立于寡過之地庶幾以承吾宗閒時之人有一善行必喜而語其子孫曰若等不勉可乎聞一不善之行輒曰若等其深戒哉故其子若孫皆秉

德蹈義金溪先生遠矣精舍亦燬於元季之兵我國家混一宇内劉氏之田廬聚蓄蕩無存者思敬先生慨然欲復精舍而廢於盲不克惟恒誦先祖之訓以勵其子弟族人誦已盖未嘗不悵焉以思戚然以自傷也思敬先生静脩碩學擅文詞自其少年涵濡家教又親炙吾家諸老而沾被其膏馥後來學者仰之盖嶷然老成典刑焉其子持志恂恂篤於善行而教授養親終其身盖亦有志復精舍而未克也持志之子諫既喪其大父父

乃克建數椽以為精舍而馳書北京請記諫可以為難矣余家居時諫甫齓也聞今與其子皆教授里中而養母能孝無義外之慕劉氏之善慶有自哉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余喜諫之克繼先志故述其先之訓告之將并使其後之人皆圖無忝蓋亦思敬先生昔者所以告士奇之意也是為記

東里續集卷四

東里續集卷五

明 楊士奇 撰

記

思親堂記

吾仕北京二十餘年賜第東華門之外環所居兵民雜處而業賈者十七八皆奉法循理不聞競爭聲吾嘗寅出而酉歸間遇休假則牽於賓客未嘗一濡跡隣比之居也隣之叟一二輩間以休日過余款語因及比屋之

行則指吾居之北曰有郁氏者兄弟兩人伯名良仲名讓皆有孝行歲時必哀慕薦祭必誠敬語及父母必涕下潸兩人相恭愛彌篤出入閭巷又皆敬老慈幼未嘗有干紀事吾聞而識之他日西隣蔣叟者以良來謁良再拜出一卷題曰思親之堂蔣叟代之言良父母皆蘇之長洲人父友諒樂善好義以藝事居京師母顧氏賢淑相夫以孝養聞良兄弟皆幼而喪母稍長而父喪今家雖裕而不逮養此其終身之戚而堂所繇名且為之

乞言余歎曰良兄弟見稱於鄉閭老長固有自哉昔孔門學者問士之次聖人告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葢孝弟百行之先而立身之本也良兄弟克惇用之固儒者有取矣恒情之孝或存亡異致惟誠者不以存亡有間良兄弟庶乎其誠哉夫孝心人所同有也惟蔽於欲而後存焉者寡然本然之善具於心豈能終蔽哉故聖賢之敎必務去其蔽而復於本然良兄弟其本然者固未嘗蔽誠能因是而充之則何善之不可至哉吾故願以進之也誠

由是而進焉將隣比里閭之間不有觀於子而興起者乎不然將無慚於子而斂避者乎使衆咸稱曰郁氏二子皆京師之氓之良而不忝其父母顧不韙歟是蓋孝之大者遂為之書使寘之堂中旦夕勉焉

懷德堂記

桃源蕭德資新作堂若干楹其塾賔前興寧主簿陳士瞻取聖人論君子之義名之曰懷德所以愛顧之者深矣德資來京師求余記余亦其故塾賔宜有徙也夫人

之生天賦予之者極其清明而畢具天下之理極其純一而汎應天下之事皆無一毫昏昧虧欠也然其禀有清濁焉有粹駁焉故所以受於天者有存有不存焉繇是智見各殊趍向益遠或善或惡駸駸乎至於霄壤懸絶而終其身所得吉凶亦各有不同焉聖人者知天所以生人之意固在使其為善而吉也不幸人之有不存焉者是以推本立教使究知天之所以畀我者謹持篤行不敢怠棄以不失乎為善而吉也而又發其俯為之

要必使誠之於思惟念慮之間不息不貳則凡見諸語默作止無非奉行天之所畀我者矣聖人所以嘉惠斯民之心何其厚哉德資閩奕温厚樂善不倦誠因陳先生之言從事聖人之教務君子之歸蓋未有不至焉者德資大父思賢甫魁偉闊達負氣義有善行其父安常甫篤厚温靖皆執德有聞乎前矣固宜德資所永念而圖繼焉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言當承乎其先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不可違天也德資其勉之哉

是為記

本心堂記

友人曾與賢既登第為庶吉士受詔進學于翰林朝夕與余相即也數告余曰從祖本立公今年九十有六矣嘗語與賢欲得君記其本心之堂君於曾氏為姻家矧有斯文之好君宜無辭余惟公耆年厚德於今鄉邑不可以第二是宜有記以示來者公為宋忠臣寶慶府通判謚忠愍從孫自少讀書謹行不肯違道以求所欲所

居之堂顔曰本心余嘗登斯堂聞公之言曰聖賢設教之要不過欲人正其心而已夫能正其心則事物之來或善或不善皆有以辨之可為不可為皆有以决之不牽乎物誘不逐乎情動有以主於中矣由是而應於外無往非徳焉正心非徳之本乎此本心之説也公嘗以自勵至舉以告人亦必曰必欲吾本心之正則善矣鄉之人聞公之言者亦皆曰此公所行者公言豈欺我哉故或有所私争不平得公一言無不止者盖公之天

性忠厚懇欵凡事有求諸心而不得即止不為自少至老其務為善皆出乎中誠不雜以偽是以一出言而人信之此則公之所謂本心者不獨見諸言語而已世之人有見諸言語者當道矣往往考其行事如秦越之不相似者豈非不能内脩其本而徒事乎外也司馬子長曰能言之未必能行如公者可謂能行之矣自余入小學時公已皓然白顛邑大夫重其行誼禮為耆老以資問政挺乎邑人之望矣今余既壯而仕公愈老愈彊顏

如顏王日宴坐堂上賓客在列諸子孫曾奉觴上壽無時不藹然於春風和氣之中豈非人生盛福哉夫所以致福者必有已之善也善脩於已斯天錫之福矣此又公所謂本心者之應也故併記之庶幾來者有所興起

雪屋記

世之所貴乎士者謂其能立志也志立而後道行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皆其志之素定者也使志不素定則窮閻蔀屋蓁藜

飯藿者一旦遭際貴富鮮不意滿氣溢有自矜之色平居貴富豐衣盛食之人卒然而遇貧賤則憂愁抑鬱無聊亦必有不能自堪者矣故士志素定則於貴富賤貧窮達皆處之一致而終無以移易其心懷慶王俟某其未仕也布衣蔬食獨處一室之内無肥甘輕暖之御也無高堂廣廈之屋也無浮人豪士之往來也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以求古人之道懷慕廉潔皜皜乎無一塵汚濁之累翛然自適名所居曰雪屋盖以自況也其立

志如此既領鄉薦登仕籍敭歴中外為金華郡守郡守視古諸侯也有千里民社之寄侯剗弊建利煦枯濡槁興教育之方日孳孳焉如有所不足由是金華之民皆樂侯之政然侯所自處澹然不異乎家居之時退食之所仍揭雪屋二字朝夕省覽以益固其廉潔之志夫為吏廉則公公則明明則善善惡惡罔不得乎其正如此民豈有不遂者乎侯得禄十餘年歴數官以致其貴視古諸侯矣而恒不變其志其庶幾古之清白吏者歟余

雖未始識侯友人石彥誠道侯之事且為求文記雪屋彥誠耿介尚志不易許與此其必可信故為書之使凡今之為吏者觀之知侯之志而有所興起

龍溪書屋記

吾友周徴則致其家君至善甫之命求作龍溪書屋記吾雖未嘗造龍溪識至善甫然吾家距其地近又交徴則久聞而知之矣龍溪在廬陵城北一舍許峯巒駢立環拱如帷如屏溪水出山趾澄澈縈廻道東南入章江

其人居室森立有土田林沼之產為厚生之資其俗尚氣義不薄周氏自烱村徙此若干世矣益久益大又多端厚秀敏之才至善甫尤卓犖其務善屹然為鄉人倚重有七大夫子甚愛之作屋若干楹購書數千卷自圖書以來至于周公孔孟又至于周程朱張群聖賢之所著以及諸子百家之所纂記者悉藏其中日延該通洽聞之士講論道德仁義之懿與上下數千年既往之跡孰之可蹈孰之可去以道其諸子使之漸濡陶薰為善士

為君子不至於流于下此書屋之所以作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世之人愛其子願之以貴富壽康者多矣求能愛之願其為善士為君子不至於流下如至善甫者蓋寡見也夫能為善士為君子貴富壽康之來不外此矣至善甫之卓識度越常情遠哉復則溫雅樂易好學而敦禮令自太學生選歷事大理寺有能名即授官矣而汲汲辭歸以定省為重其父子交相盡如此此書屋之所為可記也於是乎書

賜印章記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蓋求益於下之切也又名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效分寸之勞也宣宗皇

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一居士盖取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顧謂臣曰此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為千載之遭際希闊之大恩也盖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繆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昌昧進曰臣與楊榮金幼孜

賁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賜榮幼孜同一韋至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予仁廟求益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宣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見今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裨益萬一徒捧遺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云

一樂堂記

吉水羅從敏及其弟從淵從昇名其事親之堂曰一樂從昇來京師介其妻之兄翰林編修周孟簡求余記之孟簡曰從敏父敬簡甫母楊氏皆惇德樂善春秋且八十皆康寧和豫從敏兄弟又皆温厚秀雅相且與和樂一志奉養此堂之所以名也余為之嗟咨歆羨曰羅氏之得於天何其厚也夫父子兄弟至親莫加焉世之人葢有不幸生而不知其父母者矣有幸而得事之則鮮能以俱存或得於偏侍或得於賤貧之日而不得於貴

富之際故孔孟之蚤孤伯奇子騫之失母曾子悲於千鍾之禄子路極其負米之思其不幸皆天也至於兄弟興終鮮之嘅懐獨無之憂者古今何可勝計盖亦天也今羅氏具慶在上具翕在下奉春酒以介壽藹塤篪之和洽一家之間雍容愛敬天倫怡怡即天下之樂復有加此者乎其所得於天何其厚也雖然必有所力諸已以承藉夫天之所以畀我者乎必求之於道端之於心慎之於行以達夫不愧不怍之地使父母兄弟皆得以

樂吾之樂而後為無忝焉吾聞羅氏為吉水山原之望宋景祐中吉州推官曰拯者其初祖也建炎中舉進士後至武岡太守贈朝散大夫曰棐恭見於楊文節公所狀行胡忠簡公所銘墓者其七世祖也楊氏又出忠襄文節之家其原之正如此而從敏兄弟數遊江湖治奉養之資以遂接夫名士大夫其得於見聞益廣矣詩不云乎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羅氏兄弟其必勉於此矣以是為記

宣城縣廟學重脩記

古昔王者之建國君民也教學為首事其學之制二十五家有塾五百家有庠萬二千五百家有序王都及諸侯之國有學今郡邑之學葢古之序也古之序其下為庠者二十五為塾者五百葢里皆有學民皆有教其教之法自洒掃應對至窮理正心與凡脩己治人之道莫非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之隆而人才之盛也後世不明先王之道而老佛

二氏之說繼出昧者惑於所誘而沈溺焉率倍此而趍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而風俗人才不逮於古盖積習非一朝夕矣我國家列聖在上惓惓焉興學飭教璽書靡歲不下學宫之布徧于海隅矣其或猶有未備則吏于斯者之弗職也宣城南京畿内之邑山秀厚民淳質名人君子忠義之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閱四方所上郡邑之志宣城為邑民戸三萬有奇而今為老佛之宫者六十餘儒之宫一焉而已夫正學異端不

兩盛在此者旣寡則吏于斯者宜力致夫飭勵誘掖之功以仁其民以稱上之德意庶幾其可凡前之吏宣城者多矣其學則自洪武三年知縣王文質建於泰和門之內九年知縣邢知遠以其庳隘改作于縣治之西廟與學咸備永樂六年知縣熊義存及教諭方濬源以歲久而敝協力新之歲久復敝宣德二年教諭張嵩至謀於知縣蕭吉改作廟之外門中門廣隙地為學外門明年作明倫堂及師生會饌之舍又廣地作射圃而蕭去

官嵩及訓導陸霖楊輝勸率邑之好義者作大成殿及東西廡像位咸新郡推官尹崇高至用嵩等議作尊經閣于明倫堂之後未半而尹去官工部侍郎周君忱廵撫過之功賴以完而凡廟學之未備者郡守袁旭至悉備焉是役也雖有衆力然始終嵩功居多於是輝來請書其成於戲凡今老釋之宫圮者興廢者復不必其有勢位率無過期月耳若儒學之宫隳弛欲葺即有勢位者為之綱維主張猶必更十數歳而後成何其難易之

懸絶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心不知有古道歟為政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為要務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必在於興學校學校者明先王之法以為教也為學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道為政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關係於世大矣其成宜有書若學於斯吏於斯者亦皆致力行之功乎

重榮堂記

皇帝臨御之初璽書數下以恤民為首務念旱潦之弗

時而飢寒之可憫命所司存問給濟又分命廷臣四出
脩備荒之政於是四方之民祇體上心競出穀於公庾
以為荒歲賑給之助無間遠邇風動雲集傳所謂堯舜
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旌褒之命靡日不下輝映
日月光華古今何其盛哉新淦界江里李孟都宣德十
年嘗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碑表之鄉人榮之正統五
年今刑部侍郎薛君脩荒政於江右重宣上德以風勵
其民孟都躍然感激復出穀千五百石事聞賜璽書旌

為義民勞以羊酒孟都祗詣闕謝命光禄賜酒饌孟都荷天恩之隆厚歸而命其度置書之堂曰重榮介武選員外郎毛谷英來謁記以侈上賜以永示其後之人余嘆曰此治世盛事也葢自吾童丱時嘗聞老長言昔我國家未一區宇也民困於元季兵戈寇盜鳥散而鼠竄流離顛𩀱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所在皆然夫豈計復見今日而為太平之幸民哉言已且慼且忻既復曰何以報上之賜哉吾謹識之弗忘而自吾之幼而壯而

老至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脩舉四境晏然民遠
近咸安其業無強淩衆暴之虞而有仰事俯畜之樂朝
恬夕嬉終歲泰然而恒適者皇上天地之賜豈可一日
以昧報乎民知體上心而思效義此天理之良心有在
矣夫能一為之可書如一再為之又其所出者加倍於
前如盂都然者尤以見好義之有誠重棨之堂其信可
書哉谷英歷官多明於知人且屢道及盂都之先人有
為通判為長史為縣尹者皆以忠厚為政夫譬之木一

本所出其性無異則李氏之及人豈直孟都而已乎因併及之李氏之後世尚世承之勿隳

孝義堂記

江陰朱維吉出穀四千石於有司備賑饑其善心之發蓋以祈其父善慶之康且壽也有司上其事賜璽書旌其父為義民而并嘉其父子且勞以羊酒免雜役七年蓋特恩也鄉人士采玉音名其所居之堂曰孝義維吉來求予記因得所錄璽書拜而觀之盖所旌善慶之義

者謂子之能孝必本於父大哉皇言乎其重所本乎且勉其父子允蹈孝義謹憲度表鄉俗所以光寵朱氏父子何其至也朱氏父子所宜拳拳服膺奉行而豈可斯須怠忽哉吾嘗聞維吉有至性母范氏兩遘危疾皆致誠叩神封股煮液以進而瘉搢紳大夫多為文章褒嘉之此其誠孝非一日之著也其必能服膺大訓而不愆者歟夫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也必始於事親故孝為百行之先事克孝矣推之其餘所謂本立道生而未有

不至焉者也朱氏以是名堂而並求進進不已焉將其幾於道也豈遠乎哉維吉勉之是為記

繼芳樓記

濯溪之羅氏泰和名族也羅氏之繼芳樓作自子贊始子贊與其兄子宣俱讀書好禮孝友而文傑然出其一鄉其所以名樓之意蓋欲趾美前聞人而不過佚其聲光此非善繼善述者不能子贊昆弟其賢矣哉余外弟陳叔度來京師為余道其事且徵言為記余與子宣徵

士有連其幾世祖某敦徳尚義闔門數百指聚處無間言至五世不分先曾祖待制公嘗名其所居之室曰和樂之堂盖所以彰其善而著無窮也有水環居而流曰木蘭之溪溪之上為花萼亭一時光景文物之美為吾邑之望至今使人歎慕以為不可及此子賛之樓所以作而繼芳之所以名樓也予何幸得以文辭托名於待制公之後乎夫有作以開其先者固難有述以紹其世者尤不易故古之名公碩士流芳垂榮於百世之下者

常患無賢子孫之繼其後而勃興暴貴崛起閭閻之間者又恨無高明祖父之肇其始有能前後無愧而兩得之如羅氏者何其寡見耶嗟夫子賛之作斯樓也名山勝水喬林脩竹依然昔時之盛至於亭榭陂池之勝奇花異卉之植琴書圖史之富賓客游宴之樂亦不減前人之舊觀矣則其登高以望遠臨清而賦詩有不慨想先世之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況羅氏昆弟子孫之盛如此和樂之堂又嘗相繼而作矣雖然子賛嘗見夫卷

列之樹木者乎迺祖父得其地及時而種植之矣後之人深厚以培其本灌漑以息其生高援峻墉以防其侵綿綿延延而不至晝焉則其盤戭百圍干雲蔽日可計日而俟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羅氏世萬子孫尚引而弗替哉予他日獲謝事來歸登斯樓尚能挹湖山之白雲濯長江之清流一為子賛賦之未晚也

樂志堂記

吾宗自吉水徙西昌葢四百年世以肖甲閭右然所恃

者詩書行義相傳襲未嘗恃貲也更世多故其連甍飛棟池苑亭榭之盛無復存者其田跨數縣皆膏腴亦皆為勢而巧者所奪獨詩書行義之傳猶有存而未泯者此非先世之遺澤者歟余少所親炙宗人老者或出一言或至終日言未嘗不汲汲於後生之德善而自余去鄉二十有餘年吾宗之老長亦且盡矣人之少者日壯壯者日老而於余有識有未識壯焉每私竊咨求其所脩諸躬施諸家與鄉而不忝乎先世者蓋無戚疏智愚

而一以彥實為說彥實吾族兄子有甫長子童丱已知自重惇孝弟不肯非義取利而往往損己以濟人里社中有所私爭不平咸走彥實彥實為一言即平彥實平居祗憲度凡百先公府而後私室於為義如壯士畏事類處女而為人所畏服蓋能以柔為彊所居去邑南五十里有田園以資有山水以娛閒暇或循歷壠畝或濯清蔭茂樂稼穡之得時玩魚鳥以自適入則課子孫於文學洽賓朋於觴詠有以得乎心無所累乎外謂非吾

宗之良者歟嗟夫今吾鄉之人吾不得而盡聞也而聞
吾宗有人焉如此吾安得不傾意以嚮之哉前六七年
彥賓以運賦來南京告余曰信竊有志乎善誠以謂為
善有以自樂不自量而名所居曰樂志之堂庶求至乎
是也幸為記之余諾之未暇今其子振又以運賦來北
京惓惓其父之為善也求記益切故述彥賓之志之所
得且本乎其先之所恃者為之記亦將以示其子若孫
云

敬本堂記

萬安東溪之上有世家曰郭氏元之盛際有孔祥者博雅好古軒偉豁達鄉人號之曰孔堂而薦紳大夫多喜與之遊翰林滕玉霄嘗為大書孔堂二字又為文記之至今里人老長矜道其盛歷歷如昨日事而孔祥之曾孫仲玉今徙居寧塘之側去東溪之里而近仲玉恒不忘其祖若父故所居也名其新居之堂曰敬本以係其孝思亦因以圖無忝焉介翰林脩譔曾鶴齡來謁文為

記萬安於泰和接壤而東溪尤容邇其民俗好尚同也其故家世族雖富盛皆赫奕而必務詩書譚禮樂以為高不以智力為長雄也鄧氏先德之善其有徵矣迨至于今二百年其曾玄之世繼續其盛而未衰者亦必本諸其先也仲玉雖不得已而去其故居而慕仰先世引望桑梓于咫尺之地惓惓不能已於情者可謂能敬其本也人惟不知敬其本故不知敬其身不知敬其身則陷其身於僇辱而亦不自有遺矣仲玉之存心其度越

衆人遠哉仲玉惇實恭慎崇尚文雅嘗以田賦長萬石區得舉於公私閭鄉人號之曰玉田蓋郭氏之秀而無忝其先者也仲玉四子亦皆肖其父而余識其叔子曰利砥者温温焉方志於學郭氏益盛而未衰吾於堂中卜之矣故為之記若其作堂之歲月及衡縮深廣之度不係事體之重者可畧焉

大原清適記

瀕澄江之南曰大原其地平夷曠衍皆沃壤可稼可桑

又有崇山茂林之盛徐應弘之居在焉其居清幽而爽闓其伏臘朝夕祭祀賓客之資常裕然也以此自幸題其宴息之所曰大原清適屬吾姪子旅來請文為記吾家距其處雖限一水舉棹而濟朝而往日中而返日中而往莫而返吾自童而壯而冠率一歲十數過其處信知其可適也然人之所以適在乎心而不在乎外蓋嘗觀於古之人焉其富且貴矣有居室輿馬妻妾聲色之奉至足矣然其心猶有所不適焉者何也豈非時之不

可以適乎今幸遇聖人在上惓惓夙夜以安民為切務綱紀清肅德化覃敷年穀豐登烽警不作使天下之人垂髫戴白林林總總之衆皆得相與恬嬉於春風和氣之中而不置一毫憂戚於其心者其可忘所自哉其必思有以報上之賜也夫上至仁以厚下下必至敬以報上所謂至敬者體至仁之心而脩於已孜孜乎孝弟忠信恭儉廉耻之行以克承藉上賜於無窮而所以適諸中者亦無窮矣夫記者所以記其所自而不忘應弘尚

克永念之哉是為記

羅氏旌義堂記

洪惟皇上以至仁大聖君臨天下夙夜孜孜育民為心天下之人祗承德意興仁效義如恐不及葢洪範保極之庶民天保為德之羣黎也歲郡縣間奏水旱勑使馳驛發廩賑濟閭右之家亦爭出穀用助縣官有司以聞者並見旌賚于時淮安民羅振出穀千二百石上遣官其齎璽書勞之旌為義民郡守表其所居堂曰旌義振恭

詣伏闕謝恩既退以其父同郡之舊謁予求堂記其父景泰吾郡吉水人少游淮陰遂家焉嘗於予往還為人篤厚直諒喜施濟見重賢縉紳大夫其弟銓與予同朝十數年卓然有立於予往還尤厚蓋予素悉振事振字文振平素耿介自執不肯苟且而寬惠樂施酷肖其父凡於出貲奉公率以當為然必於衆恒自謂吾民之職也君子之論人必推其本凡文振所由貽受旌褒固非一日之誠亦其本諸家之訓者有自哉且於今南北之

民以岀穀蒙旌褒往往有之非一所也若斯舉而擢與實吾吉水胡有初氏而後感發於四方况吉水文振先人之鄉也而謂不同所自乎然道無窮已君子之志於義亦豈可以已乎譬之水焉出乎山道乎澗谿入乎大川行而不已必達乎海君子於義積而不已焉為善之應抑豈啻於旌褒者乎吾望文振之進乎是也為記之而加勵之

退省齋記

萬安於吉為小邑其人敦實不為夸毗而重儒者雖農
商工技之人老釋之徒皆知儒者之尊也豈非其風俗
之懿有以薰漸之乎道士李如愚好儒者之學遇儒者
輙禮下之求益焉其邑丞林公異儒者也嘗以退省名
其軒既示其要矣間因中書舍人鄒尚友求記夫如愚
不欲聞儒者之學乎韓退之有言當就其師問之何故
謁吾徒而來請也儒者之學明善誠身而已明善者即
一事一物無大小精粗皆當究其極中至正之理而非

虛無之謂也誠身者即於其身不間作息幽顯皆當謹其真實無妄之發而非清淨之謂也然以一心欲致明於萬善或不能無他岐之謬以一身欲致誠於萬事或不能無作輟之患此人之恒情儒者則致夫自省之功以求其至當而勉其所不逮焉耳儒者之道孔子其致也孔子教學者未嘗去内省為說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也曾子得聖人親為之師猶日孜孜焉凡忠信傳習可能可為之事且不敢自足恒自省察冀增益所未至今

之儒者學爲曾子者也故一事一物無時無處而不致其自省之功自省者爲己之要也如愚誠欲聞吾儒者之學如是而已孔子曰與其進也公異其善進人者乎太史公曰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吾非能必如愚不有合乎其言然信其鄉之人皆可與爲善也故因尚友之請爲之記以終公異之意

東里續集卷五